

A Torch Against the Night

灰烬余火

暗夜火炬

A Torch Against the Night

灰烬余火^②

暗夜火炬

[美] 萨巴·塔希尔 著 雒城 译

Sabaa Tahir



天地出版社 | TIANDI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灰烬余火. 2 / (美) 萨巴·塔希尔著; 雒城译. —
成都: 天地出版社, 2017.9
ISBN 978-7-5455-2940-1

I. ①灰… II. ①萨… ②雒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42900 号

Copyright © 2016 by Sabaa Tahir

First published by Penguin Random House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 Beijing Huaxia Winshare Books Co., Ltd.
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
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

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s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.

著作权登记号 图字: 21-2017-439

灰烬余火2: 暗夜火炬

出品人	杨政
作者	[美] 萨巴·塔希尔
译者	雒城
责任编辑	杨永龙 张璐路
版权编辑	郭森
装帧设计	杨倩
责任印制	葛红梅

出版发行	天地出版社 (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: 610014)
网 址	http://www.tiandiph.com http://www.天地出版社.com
电子邮箱	tiandicbs@vip.163.com
经 销	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刷	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	2017年9月第1版
印 次	2017年9月第1次印刷
成品尺寸	145mm × 210mm 1/32
印 张	14
字 数	350千字
定 价	36.00元
书 号	ISBN 978-7-5455-2940-1

版权所有◆违者必究

咨询电话: (028) 87734639 (总编室)

购书热线: (010) 67693207 (市场部)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第一章 拉娅

他们怎么会那么快，一下就发现了我们？

在我身后，墓城里回荡着气势汹汹的喊叫，还有金属的摩擦声。我的目光扫向两壁那些微笑的骷髅头，以为自己听见了死者的声音。

要快，快逃！它们像是在低声警告，除非你想跟我们做伴。

“快一点儿，拉娅。”我的引路人说。他的盔甲寒光闪耀，在我前面快步闯过墓城。“如果我们够快，还能甩掉他们。我知道一条隧道能逃往城外。到了那儿，我们就安全了。”

我们听见身后有副蹭声，引路人的灰白色眼睛向我肩后一扫。一只手化作金棕色的模糊影子，飞快地按在身后斜背的弯刀上。

这么简单一个动作，就已经杀气腾腾，让我想起他不仅仅是我的引路人。他还是埃利亚斯·维图里乌斯，帝国最显赫家族之一的继承人。他以前是假面人——武夫帝国的精英战士，现在却成了我的盟友——唯一能帮我救出哥哥代林的人。我的哥哥，他目前被关在一座臭名昭著的武夫帝国监狱里。

只一个大步，埃利亚斯已到了我身边。又一步，就挡在我身前，动作之轻灵，跟他高大的身躯很不相称。我们一起偷偷回望刚刚走过的那段隧道，我的脉搏声在耳鼓中回响。在破坏了黑崖学院，救埃利亚斯逃脱死刑之后，如果我曾有过任何得意，如今也已经烟消云散。帝国在追杀我们，如果我们被抓到，就死定了。

汗水浸透了我的衬衣，尽管隧道里又热又臭，我还是觉得浑身掠过一丝寒意，颈后寒毛直竖。我觉得自己听见一声嚎叫，像来自某种狡猾又饥饿的动物。

快逃，我心里有个声音在叫嚷，快离开这里。

“埃利亚斯。”我小声说。但他把一根手指放在我嘴唇前（嘘！），然后从胸前束着的六把匕首中抽出一把。

我也从自己的腰带上拔出一把短剑，想要听清：周围除了蜘蛛啾啾声和我的呼吸声之外，还有什么声响。那种被监视的不安感渐渐淡去，被另外一种更糟糕的感觉取代——树脂和火焰的焦臭味；时高时低，不断迫近的谈话声。

帝国士兵。

埃利亚斯碰碰我的肩，指了指他自己的脚，然后指我的脚。踩着他的足迹走。我小心到连大气都不敢出，模仿着他的动作。我们转身，朝着远离人声的方向，快步逃离。

到了隧道分岔口，我们向右转。埃利亚斯向着墙上的一个洞点头示意。那洞离地一肩高，本是用来存放棺材的，那口棺材已经被拉出来丢在一边。

“钻进去，”他小声说，“躲到最里面。”

我爬进墓窟，强忍住颤抖，因为听到里面有巨蛛响亮的啞嘴声。我背上有一把弯刀，代林打造的，刀柄碰到石壁，声音很响。别乱动，拉娅，不管周围有什么怪东西在爬呀爬。

埃利亚斯跟在我后面爬入墓窟。他个子太高，只能半蹲着进来。在如此拥挤的空间里，我们手臂相触，他深吸一口气。当我抬头时，他正看着隧道的方向。

就算在如此幽暗的地方，他的眼白和清晰的颧线还是很扎眼。我觉得腹部发紧——还是不能习惯他这张脸。仅仅一小时前，我们逃离

被我破坏的黑崖学院时，他的脸还藏在一副银色面具后面。

他侧头，听到士兵们逼近。敌人走得很快，声音在墓城墙壁之间回荡，像猛兽急促的鸣叫声。

“很可能逃往南方，要是他还有一点儿脑子的话。”

“要是还有一点儿脑子，”第二名士兵说，“他就通过第四轮选帝赛了，我们也不用被迫接受一个贱民出身的臭流氓来当皇帝。”

士兵们走进我们所在的隧道，其中一个举起灯笼，看我们对面的墓窟。“真可怕。”他不知看到了什么，迅速缩了回去。

下一个轮到我们的藏身处了。我觉得腹中绞痛，握着短剑的手在发抖。

在我身边，埃利亚斯又拔出一把弯刀。他两肩放松，握刀的手看似很随意。但当我看到他的脸——紧皱的眉头，严峻的下巴——我的心里一紧。他迎上我的视线，有一瞬间，我完全清楚他内心的挣扎。他并不想杀死这些人。

但如果他们发现了我们，警告墓城中的其他士兵，我们就会被帝国军队重重包围。我捏了一下埃利亚斯的前臂。他戴上风帽，用一块黑布蒙住脸。

那名士兵在靠近，脚步声沉重。我现在能闻到他身上的气味——汗臭、钢铁和灰尘。埃利亚斯紧握弯刀，他身体紧绷，像一只准备跃出的野猫。我一只手握住臂环，那是妈妈的礼物。在指尖之下，臂环上熟悉的纹理是我的慰藉。

士兵到了墓窟边缘，开始把灯举高——

突然，隧道远端传来声响，久久回荡不息。士兵转身，拔剑，快步赶去察看。几秒钟后，灯光淡去，他们的脚步声也越来越模糊。

埃利亚斯长出一口气。“快走吧。”他说，“既然刚才那支巡逻队在清查这片区域，肯定还会有更多人来。我们需要赶紧到达逃亡通道。”

我们从墓窟里爬出来，隧道中传来沉闷的轰鸣声，尘土纷纷掉落，尸骨倒在地上。我险些摔倒，埃利亚斯抓住我的肩膀，让我倚到墙面上，自己也靠墙站在我身旁。周边的石窟仍然完好，但隧道顶棚出现了好可怕的裂缝。

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感觉像是地震。”埃利亚斯离墙一步，看看廊顶。“只不过塞拉城从来都没发生过地震。”

情势更加危急，我们加速通过墓城。每一步，我都觉得可能遇见更多巡逻队，会在远处看到火炬光芒。

埃利亚斯停步时太过突然，我一下子撞到他宽宽的后背上。我们进入了一座圆形墓室，这里有低矮的穹顶。前方有两条分岔隧道，其中一条有火光闪烁，暗淡到几乎辨认不出。墓室墙上布满棺格，每格的前方，都有一个披甲石俑守护，它们头盔下面的骷髅头对我们怒目而视。我开始哆嗦，慢慢挪动到埃利亚斯身旁。

他在看的，却不是棺格，不是隧道，也不是遥远的火炬之光

他直勾勾看着的，是墓室中央的小女孩。

她衣衫褴褛，一只手按着身体侧面一处流血的伤口。精致的面容表明，她应该是学者族女孩，当我试图看她的眼睛，她却低下头，用黑发遮面。这小可怜。眼泪从她脏兮兮的脸颊流下来。

“十层地狱啊，这下面真是人满为患。”埃利亚斯咕哝说。他向小女孩的方向踏出一步，伸出两只手，像是在应付一只受惊的小动物。“你不应该来这里的，小姑娘。”他的声音很温柔，“你没有伴吗？”

她微弱地哭起来。“帮帮我。”她小声道。

“让我看看伤口吧，我可以为你包扎。”埃利亚斯单膝跪下，以便跟她平视，就像我阿公面对年幼患者时的样子。但小女孩惊慌地远离他，看着我的方向。

我走上前，心里提醒自己一定要多加提防，那小女孩在察言观色。“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，小朋友？”我问。

“帮帮我。”她还是刚才那句话。她回避我视线的方式让我不寒而栗。但话又说回来，她是个受过虐待的孩子（很可能是帝国走狗们的错），现在又面对一个武装到头发丝的帝国武夫。她一定很害怕。

小女孩一点点后退，我扫了一眼有火炬亮光的隧道。火炬意味着我们还在帝国势力范围之内，早晚会有士兵经过此地。

“埃利亚斯，”我向火炬方向点头，“我们没有时间。士兵们——”

“但我们不能就这样丢下她。”他语调中的负疚感太明显了。那么多朋友死于第三轮选帝赛中，到现在还让他心里不安；他不想再导致一个人死亡。而如果我们见死不救，把这小女孩留在原地，她会流血而死。

“你在城里有没有亲人？”埃利亚斯问小女孩，“需不需要——”

“白银。”她的头侧向一边，“我需要白银。”

埃利亚斯扬起一侧眉毛。我不能怪他。我也没预料到会有这样的答复。

“白银？”我说，“但我们没有——”

“白银。”她像螃蟹一样朝一侧走开。我感觉，她曾在绵软的头发后面迅速瞥了我一眼。好怪异。“银币、武器或者饰品。”

她扫了一眼我的脖子、耳朵、手腕，这一眼让她露出了马脚。

我盯着那颗黑漆漆的圆球，在正常人长眼睛的地方，一面摸索自己的短剑。但埃利亚斯已经挡在我面前，双手弯刀闪耀。

“你走开。”他呵斥那小女孩，完全是假面人的做派。

“帮帮我。”小女孩又用头发遮脸，两只手背在身后，像是对受惊儿童的恶趣味模仿。“救命。”

看到我明显不吃这套，小女孩双唇扭曲，原本可爱的面庞上显出

狰狞笑容。她粗声大笑，低沉的嗓音我曾经听过。这就是我一直感觉在监视我们的人，这就是我在隧道中感应到的东西。

“我知道你拥有一件银器。”强烈的渴望隐藏在小女孩的嗓音后面，“给我吧。我需要它。”

“你马上走开。”埃利亚斯说，“否则，我就砍掉你的头。”

那小女孩（或者随便它是什么怪物）无视埃利亚斯，只顾两只眼睛死盯着我：“你并不需要它，渺小的人类。我会给你补偿的，给你好东西做补偿。”

“你到底是什么妖魔？”我低声问。

她的双臂突然疾速挥出，双手闪烁着奇异的光辉。埃利亚斯向她猛扑，她闪身避开，手指握紧了我的一只手腕。我尖声大叫，那只胳膊发出亮光，转眼间，她已经被甩开，一面号叫，一面紧握那只手，像被烫伤了一样。埃利亚斯把我从泥地上拉起来，同时向那小女孩甩出一把匕首。她闪身避开，仍在尖叫不止。

“棘手的女孩！”她闪身避过埃利亚斯的又一次扑击，两只眼睛还是只盯着我。“太奸猾！你还问我是什么妖魔，你又是什么怪物？”

埃利亚斯挥刀进击，一把弯刀划过她的脖子，但他还是不够快。

“杀人犯！”那小女孩转身面对埃利亚斯，“凶手！死神的化身！人间的灾星！如果你的罪孽能化为鲜血，臭小子，你会被自己造就的血河吞没。”

埃利亚斯退开，眼睛里写满震惊。隧道中火光闪耀，三支火把的火光上下摇曳，正向我们的方向快速接近。

“士兵们要来了。”那怪物回身面对我，“我愿意替你杀死他们，蜂蜜色眼眸的女孩。我可以割开他们的喉咙。之前在隧道里，我引开过其他追踪你们的士兵，我还可以继续这样做，只要你把那银器给我。他需要那东西，如果我们拿银器给他，他会给我们丰厚的补偿。”

老天在上，这个“他”又是谁？我没有问，只是举起短剑作为回答。

“愚蠢的人类啊！”那小女孩紧握双拳，“他早晚会从你这里抢走它，他一定会找到办法。”她转身面对隧道方向，“埃利亚斯·维图里乌斯！”我吓了一跳。她的声音太响，恐怕连安提乌姆的人都能听到。“埃利亚斯·维图——”

她的话没能说完，埃利亚斯的弯刀已经刺穿她的心脏。“妖，妖，洞中妖。”那怪物的身体从弯刀边缘滑落，重重地砸在地上。“暗中寻欢乐，阵前怕枪刀。”

“古老的民歌老调。”他收起弯刀，“从来都没想到它们这么管用，直到最近。”

埃利亚斯抓住我的手，我们一起跑进没有火光的隧道。也许借助某种奇迹，能让士兵们听不到小女孩的喊叫声。也许他们不会看到我们。也许，也许——

才没有那么好的运气。我听见一声呼喊，身后的脚步声像雷鸣一样滚滚而来。

第二章 埃利亚斯

辅兵三名，军团士兵四名，我们背后十五码。我一面朝前猛跑，一面回头，测算他们的速度。人数有变，六辅兵，五军团，距离十二码。

每过一秒钟，都会有更多帝国士兵拥入墓城。到现在，应该已经有一名信使将消息传递给了最近处的各支巡逻队，而鼓声会把警报传遍塞拉城：在隧道发现埃利亚斯·维图里乌斯的行踪。所有士兵小队都将做出反应。士兵们不需要搞清楚我的身份，他们反正都会誓死追杀我们的。

我向左侧急转，进入侧面一条隧道，拉娅被我拽在身后。我的脑子里涌出一个又一个念头。趁现在还有机会，必须尽快甩掉他们，否则……

不，我心中的假面人在喊叫，停下来，杀掉他们就好，才十一个人。很容易，你闭着眼睛都能做到。

在刚才的墓室，我从一开始就该杀掉那只小妖。海伦娜如果听说我还试图帮助她，而不是一见面就拔刀，肯定会笑我的。

海伦娜。我打赌，她现在一定被送入了刑讯室。马库斯，或者所谓的马库斯皇帝，下令让她处决我。她失败了。更糟糕的是，她还是十四年来我最亲密的朋友。这两条罪状都会让她付出代价——因为马库斯现在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威。

她会在皇帝手中受尽折磨，一切都是因为我。我又听见那只小妖的嘲弄。死神的化身！

第三轮选帝赛的情形又一次闪过我的脑海。特里斯塔斯死于戴克斯的剑下，迪米特里厄斯倒下了，林德尔也倒下了。

前方的喊叫声让我警醒过来。战场是我庙堂。在我最需要的时候，又想起了祖父灌输的信条。剑尖是我信仰。死亡之舞是我祈祷。致命一击是我解脱。

在我身边，拉娅在喘息，她的身体不堪重负。她在拖延我的进度。你可以丢下她的，内心某个声音悄悄告诉我，如果独自行动，你的速度能加快很多。我呵止了那个声音。除了我曾许下承诺换取自由之外，我还知道她将不惜一切代价前往考夫监狱——她哥哥所在的地方，甚至不惜孤身前往。

那种情况下，她死定了。

“快一点儿，拉娅。”我说，“他们太近了。”她向前猛冲，骷髅墙、白骨、墓穴和蛛网在我们身边掠过。我们已经大大偏离目标，过于靠向南侧。我们早就错过了那条逃生通道，我藏了好几周补给品的地方。

墓城在摇摆、震荡，我们两个失足跌倒，火焰的焦臭味和死亡气息从头顶的下水道口侵入。片刻之后，又一声爆炸传来。我没去考虑它发生在什么地方。现在只有一件事重要，就是身后的士兵们放慢了脚步，像我们一样担心隧道垮塌的危险。我趁此机会，又跟他们拉大了几十码距离。我们直接闯进一条岔道，躲进一座半倒塌壁龛中的幽暗处。

“你觉得，他们能找到我们吗？”拉娅小声问。

“但愿不会——”

前方有火光闪现，我还听到铿锵有力的铁靴踏地声。两名士兵

折进这条岔道，他们的火把将我们照得清清楚楚。他们停顿了一秒钟，可能是被惊到了，因为我身边有拉娅，还因为我没戴面具。然后他们认出了我的盔甲和弯刀，一名士兵吹响口哨，那尖厉的哨声应该会把能听到声音的士兵全都吸引过来。

我的身体接管了局面。在两名士兵拔出佩剑之前，我用飞刀穿透了他们颈部绵软的肌肉。他们一声没出跌倒在地，火把在潮湿的墓城地面上渐渐熄灭。

拉娅从凹处走出来，一只手捂住嘴巴：“埃……埃利亚斯——”

我跳回凹室，把她也拉进来，又从鞘中拔出双刀。我只剩四把飞刀。不够用。

“我会尽可能多的杀伤敌人。”我说，“你躲远一点儿。不管局面看起来多凶险，都不要插手，不要尝试帮忙。”

最后一句话刚说完，尾随在后的士兵们从我们左侧隧道出现。距离五码，四码，在我脑子里，飞刀已经脱手，命中目标。随后，我真的从凹处跳出，掷出飞刀。前四名军团士兵一声没出倒地，一个接一个，像割倒庄稼一样容易。第五个被我一刀砍翻，热血飞溅，我感到自己杀气渐增。不要想。不要犹豫。只要冲开道路。

六名辅兵出现在前五个后面。还有一个从我背后扑来，我一肘撞在他脸上，解决了他。片刻之后，另一名士兵扑将过来。他的牙齿被我的膝盖顶到，发出哀号，摸索自己断掉的鼻梁和血淋淋的嘴巴。我转身，脚踢，侧进，出拳。

在我身后，拉娅尖叫起来。一名辅兵掐住她的脖子，把她从藏身处拖了出来，还用一把匕首对准她的咽喉。他的狞笑转眼变成了号叫，拉娅的短剑刺入他的身体一侧。她把短剑拔出，对方踉跄后退。

我转身面对仅剩的三名士兵，他们逃了。

几秒钟后，我回收了所有飞刀。拉娅环顾四周血淋淋的惨状，全

身发抖：七人丧命，三人受伤，伤者一面呻吟，一面试图起身。

她看我时，眼睛瞪得溜圆，震惊于我血淋淋的双刀和盔甲。我羞愧难当，恨不能遁入地底。她现在看清了我的本性，看清了我可鄙的本质。杀人犯！死神的化身！

“拉娅——”我试图解释，但又一声低沉的轰鸣沿着隧道传来，地面在颤抖。透过下水道格栅，我听到人们的惨叫声、呼喊声，还有震耳欲聋的爆炸声，摇撼天地。

“该死的，这又是什么——”

“这是学者族反抗军。”拉娅大声说，盖过了周围的喧嚣，“他们发动了叛乱！”

我没问她怎么碰巧了解那么多惊人的内幕，因为就在这时，有可怕的银光在我们左侧的隧道闪现。

“天哪，埃利亚斯！”拉娅的声音非常震惊，眼睛还是瞪得好大。追兵中的一名假面人极为高大，比我年长十几岁，而且是陌生人。另外一个身材矮小，几乎毫不起眼。她面具后面的一脸平静，遮掩了她摄人心魄的狂怒。

我妈妈。院长大人。

靴子声又从我们右侧传来，刚刚的哨声召来了更多士兵。我们被包围了。

隧道再次发出呻吟。

“躲到我身后。”我凶巴巴地告诉拉娅，她像是没听到。“拉娅，该死的，躲到——喔——”

拉娅径直撞到我的小腹，这一下姿态笨拙，但倾尽全力，她的行动太突然，我被撞进背后一个棺格里。我直接撞破厚厚的蛛网，仰面跌入一具石棺。拉娅半个身体压在我上面，另一半挤在石棺和棺格之间的窄缝里。

我周围又是棺材，又是蛛网，还有个身体温软的女孩，这让我头晕脑涨，勉强才能结结巴巴地问：“你是不是疯——”

轰！我们刚刚所在的那条隧道突然崩塌，雷鸣一样的巨响跟城中的爆炸声相呼应。我把拉娅压在身下，两只手从侧面护住她的头，以免她受到冲击伤害。但实际上救我们命的，应该是停放石棺的壁龛。我们在爆炸之后的灰尘中剧烈咳嗽，我清醒地认识到，要不是拉娅反应奇快，我们就被砸死在外面了。

轰鸣声平息，阳光透过灰尘照射下来，城里还回荡着惨叫声。我小心翼翼地拉娅身上起来，转身去看壁龛出口方向。那里有一半被乱石掩埋。我向外窥视，看隧道的残留部分，建筑结构所剩无几。这次塌方很彻底，现场看不到任何假面人。

我爬出壁龛，半拖半抱，带着仍旧咳嗽不止的拉娅逃离废墟。她脸上满是尘土和鲜血——我确认过，不是她自己的。她在摸索身上的水壶，我把水壶放在她唇边。喝过几口之后，她站直身体。

“我可以，可以自己走的。”

岩石堵塞了我们左侧的通道，但有一只戴着铁甲的手拨开了障碍物。院长的灰眼睛和金色头发在飞尘后闪现出来。

“快走。”我竖起衣领，挡住后颈黑崖学院的钻石文身。我们爬出被炸毁的墓城，走进塞拉城乱作一团的街道。

十层血淋淋的地狱啊。

看上去，根本没有人注意到街道坍塌，墓城显现。每个人都在呆望火柱冲天而起的地方：那是市长的府邸，烧得跟野蛮人火葬堆似的。在它被熏黑的大门还有府前广场上，数十名武夫族士兵正跟数百名叛军作战，后者全都身穿黑衣——学者族反抗军。

“这边走！”我从市长府邸前斜穿过去，沿途打翻了两名挡路的反抗军战士。我跑向下一条街道。但那里也着了火，火势蔓延很快。